

又见槐花白

□王明侠

暮春的斜阳里,又见槐花白。城市间绿化带里的刺槐擎着疏落的花穗,像迟暮美人发间的珠钗,风过时,零星的甜香忽远忽近,总让我想起童年那片翻涌的槐花海。

旧家门前原是一片河滩,不知何年何人栽下百十棵洋槐树。树干粗砺如祖父的手背,枝条却温软地垂向大地。清明刚过,青玉般的嫩芽间便迸出米粒似的花苞,待到谷雨前后,整片林子成了雪砌的宫殿。千万朵槐花攒成瓔珞,低垂的花枝几乎触到孩童的头顶,人在林间走,仿佛游在奶白色的大海里。

蜜蜂是最早的访客。天还未亮,嗡嗡声便裹着露水漫进窗棂。我常趴在掉了漆的窗台上看它们穿梭,金黄的绒毛沾满花粉,后腿鼓胀如两粒琥珀。这时母亲总会拍我的后脑勺:“莫惊了采蜜的师傅。”她总说蜜蜂是花神的使臣,采够9999朵花才会归巢。

放学的路原是枯燥的黄土地,可到了槐花飘香的季节便成了童话里的秘境。书包在身后拍打着屁股,我故意放慢脚步,任细碎的花瓣落满肩头。有时仰头看天空,层层叠叠的花影筛下斑驳的光,恍惚间自己也成了枝头的一串白花。风起时整片林子簌簌作响,花穗碰着花穗,窃窃说着我听不懂的密语。凝视那鲜嫩的串串槐花,我不怕枝条上的尖刺的划拉,抓住那刚盛开的一串,一把捋下来,塞进嘴里大快朵颐。甚至勇敢地站在颤颤巍巍的枝杈上,近距离地仔细观察那诱人的香源和银针似的花蕊。

最喜雨后初晴的清晨。夜雨打落满地碎玉,湿漉漉的甜香愈发浓烈。踩着浸透花汁的泥土往林深处去,总能在苔痕斑驳的老树根下发现惊喜:有刚刚冒芽的毛针草,或是正在开放的蜜蜜罐儿(野地黄)。有次竟撞见两只玩耍的小刺猬,毛茸茸的小东西被惊得四散滚逃,带刺的背上带着几朵槐花。

采槐花是件很快乐的事。清晨母亲扛着个竹篮子来到了槐树林。她专挑将开未开的花苞,说这种才最甜的。我踩着水梯帮忙,指尖触到凉津津的花串,麻利地摘下一串串的风铃。母亲在树下接着,她轻轻地撸下缤纷的花朵,不一会儿,就撸满了一整篮。偶尔失手碰落整簇花穗,纷纷扬扬像下了一场小雪,母亲也不恼,只说:“留些给蜜蜂做午餐吧。”蒸槐花要拌玉米面,上屉时垫着碧绿的白菜叶。灶膛里的柴火哔剥作响,水汽混着花香在院里游走。待笼盖掀开,翡翠般的菜叶衬着白玉似的槐花,淋上蒜汁醋水,能把隔壁孩童都馋了来。最妙的还是槐花馅包子,母亲总在面皮上捏出12道褶,说是对应着12个月的圆满。咬破薄皮的刹那,清甜的汁水涌出来,连舌根都浸着春意。

而今市场偶也有新摘的槐花售卖,塑料袋上印着“家乡味道”,买回家如法炮制,蒸出来的“苦累”却蔫头耷脑,失了那份水灵劲儿。去年特意驱车几十里去城外野林,满树槐花倒是开得热闹,可林间少了老树虬枝的韵致,水泥步道太过齐整,连蜜蜂都仿佛带着匆忙。

前几日收到老家堂妹寄来的包裹。层层包装裹着的玻璃瓶里,槐花蜜凝如琥珀。旋开瓶盖的刹那,40年前的春风忽然破窗而入。我分明看见母亲站在槐林深处,系着一个干净的蓝布围裙,她采花的手势还那样轻,像在触碰易碎的时光。

原来有些芬芳早已扎根在血脉里。钢筋森林割裂了四季,可每逢槐香浮动时节,记忆便会发芽抽枝,疯狂地冒出来。那些与槐花有关的晨昏,那些消逝在岁月深处的人和事,都化作年轮里的蜜,在某个猝不及防的黄昏,突然甜醒沉睡的乡愁。

相聚暖阳下

□王京亮

现在先进的科学技术真是让人有了先知先觉的本领。一个星期之前手机里的天气预报就显示周末有雪,果不其然,工作日还没过完,这个冬天的首场瑞雪就迫不及待地飘落下来。

雪花由小变大,由稀变密,整整下了一天一夜。一层厚厚的“雪被”覆盖了民居的屋顶,覆盖了平坦的街道,也覆盖了空旷的田地。

春耕、夏长、秋收,现在看似空旷的田地,已经在耕作轮回中完成它光荣而神圣的使命。春天的菠菜、油菜在大地的滋养下早早地露出头角,那一抹绿不仅装点着尚且荒芜的原野,而且丰富了人们的餐食,更为人们新生活的开启注入勃勃生机。夏天,绿油油的玉米苗、土豆蔓长势喜人,菜园子里的豆角挂满枝头。秋天,颗粒饱满的玉米棒子,体格肥大的红薯,还有即将咧开嘴的豆荚,都被勤劳的人们陆续收纳于粮仓之中。冬天,最后的农作物大白菜也被人们运回家窖藏了起来。荒芜的土地想必会感到一丝孤独,但它的心却未曾闲下来。它多么渴望能有一场降雪来浸润自己的身体,好为来年的生产积蓄能量。

听老人们说,雪盖麦苗预示着来年会是好年景,这也应了那句“瑞雪兆丰年”吧。大雪簌簌落下,母亲也跟着高兴了起来。秋末,她在院子的西边种了几垄小麦,迎冬萌发的麦苗此时被积雪盖了个严严实实。这些幼小的生命总算得到大自然的恩惠,觅得一道安全过冬的天然屏障。

大雪初霁,暖暖的阳光照耀着乡间,白雪、土地、幼苗在暖阳下相聚,紧紧地依偎在一起。暖阳下的白雪终将化作雪水,雪水浸润土地,土地滋补麦苗,麦苗长出小麦,小麦登上餐桌,供养着在这片土地上赖以生存的亲乡父老。

寒冷的早上,覆满积雪的街道上空荡荡的。早起的人在雪地里扫开一条蜿蜒的小径,小径从家门口通向柴火垛,通向猪圈,通向鸡窝。房顶的烟囱里冒出的白烟随着寒风轻轻摆动,曼妙的烟雾为恬静的雪后村庄增添了丝丝灵动。肥猪不惧严寒,还懒懒地躺在猪圈里“呼呼”地睡着大觉。鸡鸣声不时传来,我不知它是在为茫茫雪原而惊叹,还是在催促依旧蜗居在屋里的人们。

“出来打扫雪喽……”

太阳高升,响亮的吆喝声在村庄上空响起。片刻之后,扛着扫帚、铁锹、雪铲的人们从各个小巷陆续汇聚到街道上。原本寂静的街道瞬间热闹了起来。人群中有的年轻人,也有年长的人,相互问问早饭吃的什么,喝的什么是必不可少的。有一些人总要没大没小地逗上两句嘴,人群中有的添油,有的起哄,惹得大家哈哈大笑。

暖暖的阳光照耀着村庄,人们在暖阳下愉快地相

聚在一起,齐心协力地做着同一件事。铁锹与水泥地面摩擦发出“滋啦滋啦”的刺耳声,雪铲从地上划过发出“嗡嗡”的沉闷声。当这没有旋律的声响与轻松、愉快的欢笑声温柔地交织在一起时,竟是如此动听。村里的乡亲们世代代比邻而居,相互依存、相互奉献、相互扶持,共筑美好家园。这悦耳的交响也彰显了这个大家庭的温暖。

积雪被转移到街边的土地里,雪下的土地又在默默地孕育新的生命。来年春暖花开时,路边的花草草又将破土萌芽,开花结果,而村里的孩子们也在一个个冬去春来中茁壮成长。

校园是孩子们成长的土地,亦是孩子们成长的乐园。厚厚的积雪给校园铺上了一层纯白色的地毯。暖阳普照,雪面反射着耀眼的光芒,橘黄色的教学楼在白雪的映衬下更加鲜亮。活泼好动的孩子们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,一下课就冲出教室扑向雪地。孩子们各自为阵,密集的“雪弹”在空中纷飞,表明这场“战斗”异常激烈。不免有人“中弹”倒地,倒下了就在雪地里打两个滚儿,起来继续“战斗”。

年轻的老师们童心未泯,他们似是被这火热的打雪仗场面深深感染,纷纷加入进来。孩子们不再惧怕老师上课时的威严,手中的雪球毫不留情投向老师,老师也热情地回应对孩子们,身上都留下了“中弹”后的痕迹,孩子们稚嫩的脸蛋变得通红,晶莹的小水滴从额头慢慢滑落……课堂上他们是老师、是学生,此时,他们是朋友、是伙伴。

暖暖的阳光下,在雪地里撒欢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欢快地相聚在校园,热烈的气氛间流露出年轻一代的青春活力。在校园这片沃土上从来不可缺少激情,孩子们带着年少的梦想在这里成长、成人、成才,而后投身各行各业,服务社会,造福家乡。

这片土地之所以肥沃,是因为这里从来不乏辛勤的耕耘者,年轻的老师们沿着前辈的教育足迹,相继扎根于偏僻的乡间学校。他们挥洒青春和汗水使这片土地永葆生机,他们传递能量与爱心使乡村孩子的头脑变得丰满、睿智,老师与孩子每一刻的相聚都会碰撞出前进的火花。

雪花、土地、麦苗、乡亲、老师、孩子……当所有的一切有机地结合起来,在暖阳下相聚时,我们的日子就有了奔头,暖了人心,汇聚了希望……



雪后阜平马兰村。 王京亮 摄